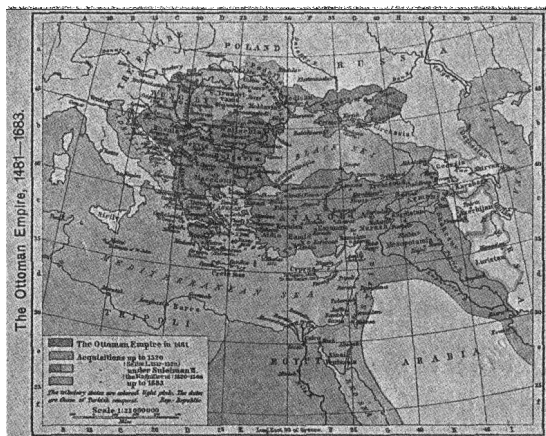


# 奥斯曼帝国城市行会结构与作用初探

◎车效梅 文

〔摘要〕 行会在奥斯曼帝国城市占重要地位,它不仅组成城市经济生活的框架,而且是城市行政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在其成立的初期,保护了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同时完成了政府在这个阶段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由于其自身的特点,特别是行会成员之间没有严格的经济和社会分化,不同阶级成员之间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导致行会瓦解,所以行会存在的时间很长,从而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奥斯曼帝国工业大大落后于欧洲先进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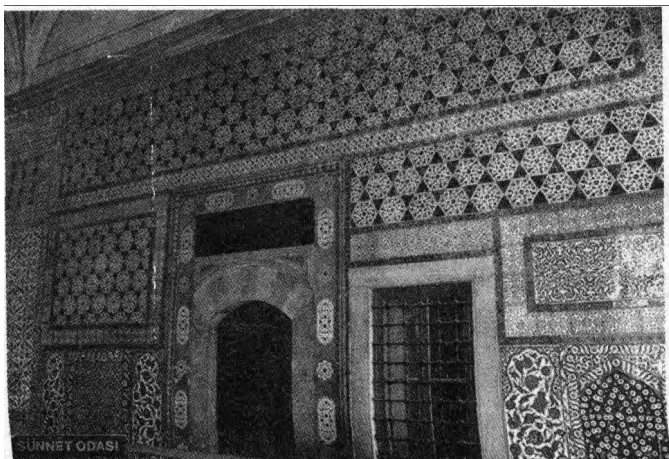
〔关键词〕 奥斯曼帝国 城市 行会 行会结构



奥斯曼帝国 1481—1683 年疆域图

行会在中世纪中东伊斯兰城市中占重要地位,它组成了城市经济生活的框架。从目前的资料中还很难断定行会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出现。在法蒂玛、阿尤布和马木路克时期,开罗居民还没有组织在职业行会中。但是在奥斯曼时期,埃及城镇人口“除了较高

的官僚和军队外,所有城市人口组织在行会体系中”。<sup>①</sup>在传统伊斯兰城市,行会人员认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国家、种族或血缘,而是对独一真主的信仰和承担为陛下见证的责任,不仅通过口头而且通过他们每天的努力。因此在伊斯兰世界,宗教与世俗并不是隔离的。在真主之前和在天启法律之下,穆斯林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真主的奴仆和崇拜者,他们没有权利仅有义务。虔诚并不仅仅是由伊斯兰教的五功组成,它涉及回忆、沉思和对真主的记忆。这些不能随便地或没有指导和恩典地进行,因此旅行者也需要一个行会或一个谢赫指导他踏上路程。通过加入苏菲教团(Sufi Order),穆斯林得到它自己的谢赫,并



苏丹宫廷

通过它到一个连接谢赫链,通过所有路回到先知,通过它回到以前所有的先知,回到阿丹和他神圣的创造。<sup>①</sup>

在16世纪70年代或16世纪80年代,在伊斯坦布尔各种各样的职业已经拥有行会组织。从1573年土耳其皇帝敕令中看到,为了保证以合理价格供应苏丹宫廷黄金和白银,镀金工人行会谢赫和助手被给予特殊使命。在16世纪80年代的敕令中出现了伊斯坦布尔面粉和面包商人行会,制革者、船夫、造针和卖针、卖糖果、呢绒商、皮革商、铸造商行会等的名字。<sup>③</sup>

有关16世纪行会的资料是分散的,但17世纪以后材料丰富,从这时起伊斯坦布尔、开罗等奥斯曼大城市中,所有城市人口按照他们的手工业

① Gabriel Baer, *Fellat and Townsma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88, p. 151.

② R. B. Serjeant, *The Islamic City*, UNESCO, Paris, 1980, p. 115.

③ Gabriel Baer, *Fellat and Townsma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88, p. 150.

和商业类别组成行会。穆斯林、基督教、犹太人、土著人或外国人都有自己的行会系统。<sup>①</sup> 在开罗有 250 个行会, 大约 10 万就业人口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全部人口为 25 万)。在阿勒颇 17 世纪末大约有 130 个行会(全部人口是 10 万), 伊斯坦布尔有 735 个行会。<sup>②</sup> 如此多的行会的存在说明了职业高度专业化发展。当然行会之间有贫富差别, 商人行会普遍比手工业者行会富裕。

### 奥斯曼帝国城市行会结构

奥斯曼帝国行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地区和城市是有所差别的。有的地方行会分为 4 个等级, 如在马其顿城一开始工作是助手(Yamak), 两年后得到管理人或父亲的担保, 才正式地上升为学徒。但是在绝大多数城市, 中东行会是三个等级, 最低行列是学徒, 中间是雇工, 最高是师傅。在奥斯曼帝国城市, 行会内部结构是极为重要的。

学徒是手工业行会人员中最低行列, 也是必经阶段。行会的任务之一是确保遵守规则, 每个行会谢赫, 精英和掌权者要求保证个人独立营业前, 必须通过学徒阶段。<sup>③</sup> 学徒与行会的

第一次接触是师傅收他入店。据说学徒进入行会第一道大门, 正式的仪式叫加入商会或行会。有些学徒在几年内没有薪水, 有些学徒得到与他们技术相应的报酬, 学徒到成年和精通业务后(一般 3 年)才能离开<sup>④</sup>。没有行会的同意, 学徒不能解除与师傅的关系, 如果学徒没有征得行会同意而强行离去, 行会将确保没有另一名师傅接受他。学徒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手艺, 在某些时候, 行会也关心对他们的教育。例如伊斯坦布尔马具行会的学徒在穆罕默德·法蒂赫清真寺学校学习《古兰经》。由于许多孩子在其开始作为学徒之前没有学会读写, 1824—1825 年, 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发布命令禁止行会接受没有完成初步教育的孩子去当学徒, 每个学徒必须有卡迪(法官)颁发证书, 证明他们已经完成初步教育, 才能入会。

雇工位于学徒与师傅之间, 但是一些资料也表明, 在一些行会, 学徒不必经过雇工而变成师傅, 如埃及有些行会即如此。在奥斯曼帝国绝大多数城市, 当学徒完成 3 年学习后, 其师傅邀请行会委员会召开特殊会议。这时候, 候选人第一次穿上自己行会特制的服装并虔诚的祈祷, 他的管理人表示同意。为了纪念行会死去的成员,

① R. B. Serjeant, *The Islamic City*, UNESCO, Paris, 1980, p. 114.

② Johe Freely, *Istanbul the Imperial City*, London 1996, p. 230.

③ Gabriel Baer, *Fellat and Townsma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88, p. 194.

④ R. B. Serjeant, *The Islamic City*, UNESCO, Paris, 1980, p.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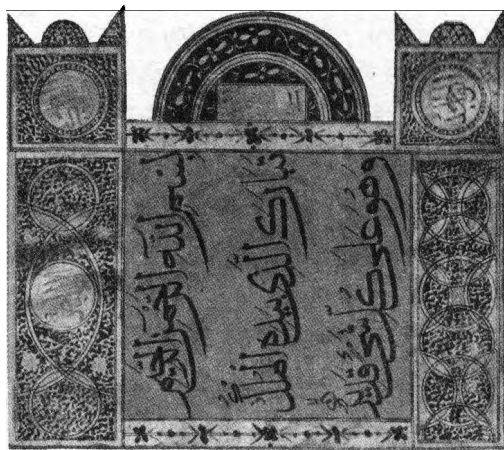
全体与会者背诵祷文。然后当候选人得到其职位时,所有参会者起立,行会谢赫给候选人系上特制毛巾。最后新雇工吻所有出席会议师傅的手。他的管理人要赠给行会一个浅盘或碗作为接纳新雇员的礼物。在开罗,则没有礼物赠给行会。

师傅位于行会中的最高行列。成为师傅的人不仅与行会成员属于同一社团,而且有足够的钱经营他的职业。雇工在具备以下条件后才能提升为师傅:服务三年并在此期间没有任何对他不满的投诉;必须献身于分配之任务,特别是对学徒之教育;与同伴保持良好关系;公平地对待顾客;有独立经营生意之能力。只有满足这些条件后,行会委员会才接受他为师傅。当行会谢赫获悉其行会的师傅候选人要开业,他将邀请行会所有师傅、其他行会谢赫和宗教显贵人物出席典礼。首先候选人、其师傅和行会谢赫进入典礼会场,在向他的学徒祝贺后,穆夫提将作一个手势,伊玛目将诵读《古兰经》并祈祷和解释逊奈,然后候选人行会谢赫将进行说教并告诉行会的庇护人(赞助人),所考虑的候选人在生意中是诚实的,服从苏丹,尊敬乌莱玛和他师傅,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其学徒和工人等。接着候选人师傅证明他的经验和成就,新师傅将对他高尚的意图起誓,这时候候选人摘掉雇工毛巾,而佩上师傅毛巾。所有出席者然后起立并大

声说“真主伟大”,宗教显要人士领导传统的祈祷。新师傅吻每个人的手,乌莱玛和几个行会按规定的顺序依次致以他们的问候。咖啡和冷饮被提供,有夜间祈祷并为死去行会成员读祷文,典礼在为客人和城镇穷人提供的节日宴会中告终。

除了内科和外科医生外,没有资料发现候选人必须通过职业考试,也没有证据显示像欧洲行会要求的代表作。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东行会在监督他们成员产品质量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有关产品质量的规则是由政府制定的。行会谢赫仅仅负责遵守它们,如果发现违反和假冒行为,行会并没有权力处罚,而是报告给政府,政府采取它认为必需的措施。结果师傅的权限更多地由政府而不是由行会决定。

雇工一旦变成了师傅就进入其行业的最高行列,然而在行会内部,普通



《古兰经》

师傅和师傅中的精英存在差异,精英是由行会中富有经验的人组成,主要作用是支持行会谢赫,特别是在与政府关系方面,他们是沟通之渠道,行会中大众的意见通过他们传达到行会谢赫和政府当局。行会精英与行会谢赫,服从政府的一系列决定,任命行会委员会成员;到卡迪投诉其他行会对自己行会所垄断行业的冒犯;向卡迪报告某些人缺斤短两的欺骗行为。如果政府要加强某些质量标准,精英和行会谢赫有权监督其实行。行会精英是一种非官方的咨询和执行委员会,它的规模和成分并没有被任何法令所确定,但是他们存在于每个行会中。<sup>①</sup>

在奥斯曼帝国行会,谢赫主要的助手叫伊杰特·巴斯(Yigit basi)。<sup>②</sup>助手的任务是帮助行会谢赫处理所有有关行会事务,作为行会谢赫与行会成员的信息员。助手从行会显要人物中选择,但是必须得到政府认可,这也反映了土耳其行会缺乏自由而依赖政府的一个方面。助手必须与行会其他成员属于同一宗教或种族。

行会的会堂称为隆卡(Lonca),该词起源于意大利或西班牙,这个术语在18世纪以前的资料中没有发现。

行会委员会的人数根据行会而不同。19世纪40年代,在伊斯坦布尔巴扎的穆斯林和亚美尼亚商人行会有1名谢赫和6名精英。在1864年,钱商行会委员会有4人组成;色雷斯行会委员会由5人组成,安卡拉制鞋委员会在20世纪初由10或11名富有经验的人组成。委员会的选举方法也不同。如根据1806年的资料,在伊斯坦布尔,亚美尼亚木匠行会委员会任命要得到卡迪同意;而色雷斯行会委员会不需要得到卡迪的同意。委员会的选举与行会谢赫的选举同时进行,并得到行会谢赫的赞成。如果行会谢赫宣称他不愿意与新选举的委员会合作,他自己的选举或委员会的选举或两者的选举重新进行,直到被选举的行会谢赫愿意与行会委员会在一起工作。

委员会在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五在会堂开会。会上,要报告过去两周的事务和此前决定实施的情况,并对之讨论。委员会议论行会会员之间的投诉;“在政府注意他们之前”仲裁会员之间的争执;暂停违反行会传统和习惯的会员生意;总体上控制和监督行会财政,特别是检查行会

① Gabriel Baer, *Fellat and Townsma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88, p. 198.

② 伊杰特·巴斯,是奥斯曼帝国行会谢赫主要的助手,相当于阿拉伯语中的 Fata,意为勇敢和可爱的年轻人,行会的助手不只一个,其称谓也在不断的变化,到19世纪谢赫主要的助手叫维科利(Vekli)而不是伊杰特·巴斯。如19世纪初的伊斯坦布尔船夫行会有两个维科利,一个在城内,一个在郊区。市场商人行会和刻印行会有维科利。对城市固定地方搬运工人的登记,也处于维科利的监督下。在某些商人行会谢赫叫瑟哈本德(Sehbender),助手叫穆哈特(Muhtar)。

资金账目和保证从这些资金中贷款。这样行会委员会处理有关行会内部的所有事务及其成员之间关系；但是并不处理本行会与其他行会的关系。<sup>①</sup>行会委员会的权利在各地是不同的，如开罗，与政府经济、金融相关的事务由幼玛达(Umad，一个行会要人和富人组成的非正式团体)处理，正式委员会几乎不存在，或存在但权力微不足道。

行会会长称为谢赫，行会谢赫由行会成员选举，得到官方(卡迪或政府其他代表)任命，其任命常常有政府授予的证明书，或卡迪的任命信。只要行会成员达成一致，并不从事破坏活动，行会执行政府感兴趣的事务，政府并不介意谁当谢赫。毕竟只有得到行会成员承认的谢赫才能完成政府下达的任务。有些行会谢赫是世袭的，从父传子，但是这与选举并没有矛盾，因为只有得到精英们的支持才能世袭，而精英们要考虑候选人过去的服务与声望。谢赫有权召集会议，讨论行会的事务，也有责任确保行会规则得到尊重和处罚侵犯行会基本权力的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叛逆者和贼被彻底驱逐。谢赫也为劳动者介绍工作，给他们推荐师傅，他有权使学徒入会转为雇工，使雇工转为师傅。他也有权同意师傅在巴扎内选择一块地开

新店，就有关行会事务特别是有关税收之事与政府谈判。他解决行会成员之间的纠纷。在紧急情况下动员他们、领导他们。总之，行会谢赫不仅是行会之首脑而且也是其生存的象征，如1588年青铜、黄铜、铜行会谢赫向卡迪投诉士兵妨碍了行会成员工作，并以各种方式侵犯行会的传统。没有他行会就不能成为行会。因此他的权力超越巴扎，在其成员生活的居民区也保持中心权威的地位。<sup>②</sup>

### 奥斯曼帝国行会的作用

行会制度是奥斯曼帝国城市的一种最重要的管理制度。它组织所有经济生产、分配和服务。由于奥斯曼帝国地域辽阔，所以其行会作用也不尽相同，如伊斯坦布尔行会与开罗行会有许多不同，在伊斯坦布尔行会不执行财政功能，但是对其成员进行原材料分配和拥有互助资金。同时奥斯曼帝国的行会拥有许多共同特征，其主要作用如下：

(1) 征集税收。行会与政府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是行会的财政功能。而国家干预行会组织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保证税收。在奥斯曼帝国，行会作为一种有效控制国家人口和经济的手段，在政府保护下得到发展。同一行

① Gabriel Baer, *Fellah and Townsma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88, pp. 202—203.

② R. B. Serjeant, *The Islamic City*, UNESCO, Paris, 1980, p. 122.

会成员与其商店或作坊集中在同一地区。如伊斯坦布尔锉刀制造者的 55 个商店集中在同一市场;珍珠商人都位于老拜占廷大门等,这种地理上的集中使行会作为一个整体纳税。行会也有一定的宗教和社会功能,但是对国家而言,它们的财政和管理作用是最主要的。<sup>①</sup>如埃及行会有四大财政功能:评估应收的税额;成员之间税收的分配;谢赫的责任是向行会成员征税;国家通过行会谢赫征税。但是在伊斯坦布尔绝大部分税收由市场监督员通过其代理人征收。但行会也承担与征税有关的一些责任,如伊斯坦布尔搬运夫收入的一部分交给他们的维科利,被其用来提供食物、住房和纳税。

(2) 控制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度量衡。奥斯曼帝国行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控制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但是这种控制不仅仅是行会所独有的,它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使用行会系统作为其监督政府命令执行的工具。行会谢赫负责政府命令的贯彻。如 1725 年关于刀的制造和销售指令要求他们确实用真正的钢而不是加工的铁制造。然而行会在这方面的控制是相当有限的,行会只能检查欺诈的操作和次品,但是它不能采取任何措施,它仅能向政府公开指责犯人,处罚则留给政府。卡迪是商品数量、质量和度量衡的最

终控制者。

(3) 贯彻政府制定的价格和工资。商品价格实际上也由政府制定,卖高价的人将受到处罚。这些命令大部分由市场监督员而不是由行会执行。尽管几个世纪来行会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制定价格一直控制在政府的手中。总的讲卡迪和市场监督员负责这个任务,制定一系列固定的价格然后传达到行会。制定价格这个功能在经济危机时是相当重要的。领导食物制造和销售行会的谢赫对土耳其阿加(Agha)是不可缺少的顾问。不仅制定价格和惩罚违法者掌握在卡迪手中,而且卡迪也控制价格的执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行会与制定价格没有关系。首先,卡迪在行会谢赫面前制定商品的价格;其次,自始至终有些行会要求政府加强对零售商人卖给他们原材料价格的管理;第三,行会和制定价格之间有间接联系,在 19 世纪中期以前,所有官方制定价格的活动,如果没有行会作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管理媒介是不可能进行的;第四,直到 19 世纪前,在当时的经济和背景下,制定价格和贯彻价格执行的首要条件是行会对生产的垄断或商品专卖。政府也固定工资,如 1814 年木匠、油漆匠和建筑商行会谢赫被集合在法院,卡迪为他们宣布工资的范围,如果违法将严惩。

① G. H. Blake and R. I. Lawless, *The Changing Middle Eastern City*, Harnes, 1980, p. 144.

(4) 提供服务和劳力。行会谢赫的另一个功能是负责执行某些“公共服务”如消防,在这种情况下维特利会要求送水行会和漂洗行会协作。奥斯曼帝国行会的一个主要功能是提供政府所需要的服务和劳动力,在这方面伊斯坦布尔行会与开罗行会的主要区别是:埃及主要供给政府建筑、交通和公共设施方面人力;土耳其行会主要是在战时征募其成员作为辅助人员。在伊斯坦布尔,卡迪集合行会谢赫、助手和师傅到法院,传达政府敕令,与行会谢赫进一步商议后,从中征募人员,那些留在家中的人必须承担被征募人及其家庭的生计或帮助经营他们的生意。1826年土耳其军团被摧毁后,行会就不再承担这项义务。在19世纪后期,一些行会谢赫明显地转为劳动力的订约人。在埃及和土耳其行会中这似乎成为规则,例如19世纪40年代,每个站台搬运工人的人数由维科利决定,没有维科利的同意,不可能有人在站台上从事工作,搬运工人每月给维科利付固定的月金,维科利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房。

(5) 保证原材料供应与商品分配。如根据奥斯曼帝国1727年敕令,船主行会谢赫要给伊斯坦布尔定期提供木材。与商品供应相关的另一作用是分配手工业和商人所需要的原材料。<sup>①</sup>

行会谢赫以固定批发价购买原材料,然后分配给师傅。因为原材料仅在有限的数量内对垄断该行业是有效的,其目的是防止原材料落入其他团体或投机商人手中。分配在一定的程度上不会使师傅失业。同时由于工人缺乏,特别是高技艺手工业工人缺乏,行会官员也控制人力分配。最后,由于生产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要限制商店和作坊的数量,保护市场,防止外来竞争。因此国家确保每个行会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垄断;行会通过固定的标准防止竞争。

(6) 司法的功能与对争执的裁决。行会裁决行会成员之间、成员与雇员之间的冲突。行会的主要活动是处理政府和手工业者、商人和工人之间关系。最重要是仲裁行会成员之间的争执和规定相互帮助,但是行会或谢赫只有仲裁权而无处罚权。如果一个成员违背了行会传统,他将遭到行会和委员会谴责,后者剥夺其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权力。这也适用于游手好闲者,饮酒者和违反宗教规则者。行会谢赫或委员会仲裁其成员之间争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卡迪介入,即政府介入。这样土耳其行会类似埃及行会,谢赫对行会成员争执的仲裁是其最普通和最持久的功能之一。<sup>②</sup>

① Gabriel Baer, *Fellat and Townsma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88, pp. 160—161.

② Gabriel Baer, *Fellat and Townsma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88, p. 163.



(7) 提供资金和相互帮助。提供资金和相互帮助是奥斯曼帝国行会职责的一个主要体现,行会设有资金以相互帮助,资金由志愿者捐献,从行会成员每周或每月征集固定的数额,有师傅提升学徒到雇工或从雇工到师傅时的支付。直到20世纪初伊斯坦布尔的幼赞卡西(Uzancarsi)行会,当他的学徒变成雇工时要付50Kurus,当雇工变成师傅时要付300Kurus。行会的资金是为行会成员服务的,如行会成员扩大生意,这样的贷款要付1%的利息;或分配给贫穷成员;或帮助穷人和支付穷人葬礼费用。另外也用于宗教目的,如在斋月期间在清真寺背诵《古兰经》等。行会的资金由行会谢赫管理,其运用由行会谢赫、谢赫助手和行会精英监督,其资助的理由也将在行会会堂考察,此后被行会的每个师傅公开监督。其谢赫有责任到法庭,他必须呈送每年的陈述。资金分为6个袋子:缎袋,保存行会资金状况和相关信件;绿袋,保存有关行会地产状况和禁忌资料;褶袋,现金;红袋,有关的利息表;白袋,收据和每年可证实的账目;黑袋,不真实的担保人和各种资料。土耳其的一些行会也用其他方式提供帮助,如同一个行会成员对相互的债务有共同责任,为穷困成员纳税。

(8) 垄断和限制开业。限制商店

数量和手工业、商业从业人数,禁止外人竞争也是行会职责的一部分。其目的有二:一是防止与其他行会的冲突,伊斯坦布尔的书商几代都由同一的家庭经营,穆斯林和亚美尼亚搬运夫把其职业作为传家宝,博斯普鲁斯的希腊人垄断了船工行业,学徒中相当一部分是师傅的儿子。但是师傅死后,只有在他的儿子获得行业技术时才能接管其商店。即使职业或生意可能偶然地从一个家庭转移到另一个家庭,它也限定在同一宗教或种族社团中,这是奥斯曼帝国行会一个相当重要的特征。事实上,每个手工业和商业行会的成员一般是同一种族或宗教社团,这不是政府命令的结果,而是政府利益之所在。因为它便利了对行会控制。二是确保经济利益,同时保持传统和防止更新。在伊斯坦布尔欧洲风格的贸易集中在加拉塔区和皮瑞区是为了防止对传统贸易的冒犯和通过行会系统使每个成员尽可能密切地工作在一起,以便对城市人口维持积极有效的控制。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常常通过在每个贸易集中地建立一个专门行会而完成。这样,伊斯坦布尔巴扎的不同区有不同的行会。手工业或商业不仅被限制在特别地方,而且也常常限制在某一团体的人。<sup>①</sup>如1807年政府命令伊斯坦布尔的卡迪,要求制鞋业行会和皮匠行会谢赫,严格禁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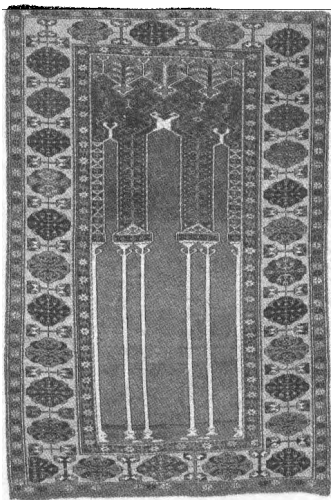
① Gabriel Baer, *Fellans and Townsma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88, p. 181.

生产和销售尖头鞋。1806年的指令包括禁止在伊斯坦布尔建立医学内科和化学商店。

(9) 执行政府有关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命令。政府不仅需要谢赫贯彻它的指令,而且也要要求行会中的每个人为执行政府命令提供保证。如1766年伊斯坦布尔一个面包师傅因其制作的面包分量不足而被罚,在行会保证他再不重复其错误之后,才被允许复业。1807年在伊斯坦布尔出现非穆斯林模仿穆斯林的穿着,卡迪集合这

类商品制造者行会谢赫和出售这些制造品的商人和少数民族社团(希腊、亚美尼亚和犹太人)谢赫,警告前者不要卖绿衣服给非穆斯林,后者不能穿穆斯林风格的衣服。又如伊斯坦布尔1577年有关船出售和航运的法规;1730年有关搬运夫的法规;1716年禁止使用金银生产某些奢侈品的法规,1729年限制穆斯林帽子制造者生产犹太人佩戴的头饰的法规。这样“在18世纪末,行会仍起管理作用,只要政府不能创立一个新的、无所不包的行政组织,它将仍使用传统的政治、社会

和经济社团作为管理的联系网。这样行会继续执行传达政府命令的功能”。<sup>①</sup>



发达的手工业

(10) 保护行会社团的利益。行会通常要为它的每个品行良好的成员提供担保,以确保政府对城市人口的间接控制。由于一种手工业的从业者集中在一个指定的街道或街区,意味着他们的行会影响超出经济和职业的范围。1798年10月26日,在开罗第一次起义接近结束时,古奥瑞(Guourie)区的谢赫(开罗主要的布匹市场)在拿

破仑面前集结他行会成员并给拿破仑以下承诺:“从现在起我们将保护我们地区的所有街道,……我们将认真制止不道德的人。”同时宣称对发生在他们区的骚动负有“自己的责任”。从这个宣称中我们看到了行会的权限。<sup>②</sup>行会不但具有经济、互助的性质,而且还带有宗教、典礼的色彩,每个行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或守护圣徒。

(11) 管理城市人口,登记从业人员。“土耳其和埃及行会过于细密的划分和按职业组成不同的行会,主要是从政府管理考虑的结果,为了对行

① Andre Raymond, *Arab Cities in the Ottoman Period*, Ashgate, 2002, p. 238.

② Andre Raymond, *Arab Cities in the Ottoman Period*, Ashgate, 2002, p. 238—239.

会成员保持密切的监督,行会谢赫必须了解他每个成员的状况”。<sup>①</sup>

### 奥斯曼帝国城市行会的特点

奥斯曼帝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又对城市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奥斯曼帝国城市行会与中世纪欧洲城市行会存在质的差异。在欧洲,特别是在西欧,行会所有制在城市中占主导地位。西欧城市的行会是一个合法的法人,它可以在法庭起诉,拥有动产与不动产、地租、集会的场所,有时甚至还有商店和工业企业。在14世纪,低地国家行会取得选派自己行会会长和审判员的权利,并且被承认为一种政治集团。同业行会的代表和领袖可以进入议会和担任长官职位。因而工商业行会实际上是享有经济与政治特权的联合体。中世纪西欧出现了许多行会统治的城市,行会控制着城市经济,如13世纪末14世纪初佛罗伦萨的经济由21个行会所控制。尽管行会所有制仍属封建所有制的范畴,但是它比中东封建国有制要进步得多,因为它“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是“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sup>②</sup>它随着中世纪末手工工场的兴起及行会的解体而“发展成为资本

主义私有制”。<sup>③</sup>同时,西欧同行会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独立的企业,这些行会在政府控制下发展并作为有效控制国家人口和经济的一种工具。

奥斯曼帝国行会与欧洲社会的工商业行会有本质区别,表面上看这种行会与工商业者有着某种的联系,但是实际上这种行会是官方的派出机构,在官方保护下和作为政府管理系统的一部分而发展。行会委员会、行会谢赫与政府之间有更密切的联系,即谢赫的选举得到政府批准,政府任命委员会和谢赫。行会首先和最重要的作用是其管理和经济作用,其社会和文化作用是次要的。行会与主要社会组织、教育组织和思想组织几乎没有联系。由于中东城市社会缺乏地方与独立政府、行政部门之间的自由关系,这种状况不仅使行会不具有法人的资格,而且也延缓其发展和妨碍其现代化。

其次,缺乏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与欧洲行会相比,奥斯曼帝国行会是更加脆弱的,在不同等级之间存在着没有严格规定的、更宽松的领域。在行会内,表现为所有时期所有行会人员的一些序列的流动性和起伏性。从一个行列转到另一个行列不需要考试,不需要准备代表作。这个特征的

① Gabriel Baer, *Fellans and Townsma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88, p. 15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卷,第57页。

③ 刘文明:“中西封建城市经济结构差异之比较”,《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

社会后果之一是行会内部缺乏阶级划分,在行会阶层和行会行列中没有阶级斗争,<sup>①</sup>同时也导致机器发明的匮乏<sup>②</sup>。同时,奥斯曼帝国有力地支持传统的行会结构,妨碍了像欧洲那样专门的工人、工头、资本家合作组织的发展。由于每个行会所具有独占性是通过政府公认的垄断和限制实践而完成。这样,垄断的存在使城市经济很难吸收农村移民,缺乏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不仅使中东城市发展缓慢,而且也使中东农村与城市相对孤立。虽然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相比更加集权化和更加货币化。<sup>③</sup>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会趋向保守,使用较原始的工具,投入很小的资金。根据17世纪访问开罗的土耳其的旅行家塞勒比(Celebi)记载:每个作坊的雇工一般为3—6人,雇主拥有的资金仅是一间房屋,一些简单廉价的工具,流通的

资金仅能确保原材料和几件完成的手工业品。它通常是父亲传给儿子。<sup>④</sup>大部分手工业在中世纪晚期开始衰落。

总之,奥斯曼帝国城市行会在其成立的初期,保护了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同时完成了政府在这个阶段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由于其自身的特点,特别是行会成员之间没有严格的经济和社会分化,所以不同阶级成员之间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导致行会瓦解。奥斯曼帝国城市行会既没有被法律所限制,也没有被其内部分化所瓦解,也没有被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而取代,所以存在的时间很长。结果使奥斯曼帝国工业也大大落后于欧洲先进国家。当欧洲已经实现了向工场手工业的过渡,以后又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在奥斯曼帝国仍是建立在手工劳动上的行会工业。

① Gabriel Baer, *Fellah and Townsma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88, p. 207.

② Charles Issawi,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1982, p. 172.

③ Charles Issawi,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1982, p. 136.

④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 1987, p. 46.